

從越高寮局勢看和解政策

羅石圃

正當共軍在越高兩國升高戰爭之際，寮國由美國訓練的特種部隊叛變，佔據賓虛西省城，替寮共提出解散國會及該省中立化的要求，他由民衆也接着發動示威，要求永珍部隊撤離。這顯示美國的和解政策，縱使能由和議而導致共黨中止戰爭，亦不過如寮共的方式，策動自由陣營軍民為它奪權。所以從美軍退出後的印支三邦局勢變化，便不難找出共黨陣營對「談判代替對抗」的利用陰謀。

一 越戰與毛俄的「和」「戰」之爭

六十年代的越南戰爭，是由寮戰揭開序幕，七十年代的高棉戰局，又是越戰的延伸。當一九五四年日內瓦會議閉幕後，蘇俄已成功地使北越將戰爭狂轉為建設熱。從五十年代下半年到六十年代初期，北越所得到的外援數字，來自蘇俄及東歐國家的，與年俱增，毛共的援助則相對地逐年減低，及原屬於親毛派的「勞動黨」政治局總書記長征，也在此時被迫下台，由親俄派的黎笏所取代^①，這便不難看出蘇俄主動聯合英法結束越戰，其對內目標，在制止毛共不能夥同北越以戰爭「解放」印支而擴大其勢力範圍。

當俄毛和戰路線之爭已達表面化時，正是北越接受俄援日增已使河內親俄派迅速抬頭之際。如果北越成為蘇俄伸展其勢力于東南亞各國共黨陣營的基地，則毛共便在莫斯科南北兩面箝制之中，所以對北越由建設熱而日益倚賴蘇俄的情勢有如芒刺在背。至一九六〇年，寮共殘部逃出永珍，其原因由毛共卵翼而成的寮共風沙里部隊，立即得到來自雲南的武裝部隊支援，首先點燃了寮國的戰火。假如寮共由毛共一手支援佔據了寮北及東南亞地區，使高共越共都成為其戰爭夥伴，則北越便在毛共勢力的四面包圍中，蘇俄對它也苦于鞭長莫及，所以胡志明不得不斷然出動大軍侵入寮國作戰。

一九六二年第二次日內瓦會議，乃由美國總統甘迺迪與蘇俄部長會議主席黑魯雪夫的維也納會談而形成。以永珍聯合政府結束寮戰，這顯然是美俄

聯合，封鎖毛共脅同北越向東南亞輸出戰爭。由寮戰剛告結束，毛共即邀到「南解」總書記阮文孝訪平，與郭沫若等發表聯合聲明，抨擊美國侵略越南，要求西貢成立聯合政府。永珍的聯合政府，既是由戰爭而得來，此一聯合聲明，便無異表示毛共將支援「南解」發動戰爭，所以有來年劉少奇訪問河內，與胡志明聯合發表的反對「修正主義」，支援越共暴力路線的聲明^②，越南的戰火也迅即蔓延。

從寮越兩地戰火的點燃，不難看出都是以北平為主動，而其策略，又都是拉攏寮共越共的親毛好戰派堅持「武鬥」路線，迫使北越不得不由建設熱而再轉為戰爭狂，但北平經由河內輸出戰爭的目標，則是將排俄置于反美之上。至于河內則認為跟隨毛共的「武鬥」路線，已造成蘇俄不得不聯合美國以聯合政府結束寮戰，再發動越戰，美俄亦勢必再在西貢組成聯合政府以換取和平。然後再以小規模戰爭配合統戰以奪取政權，亦即「武鬥」與「和平聯合過渡」兩條路線並用，使它在毛俄之間並無輕重之分。何況寮戰已使它從寮共控制區開闢了通達高越的胡志明小徑，由交通暢達而加強了它對越高共的控制權。

二 由美匪和解而使和議告成

至蘇俄于一九六五年改變對越戰袖手旁觀策略，開始軍援河內，但仍與華府強調和平共存，並促成巴黎和談。這既使美國無法倚賴新武器贏得戰爭

勝利，又造成了河內恃毛俄的相互援助而氣焰高漲，遂導致巴黎和談空費唇舌。更令毛共痛苦的，是使它在北越的領導權，由於俄援激增而形成了壓倒的優勢，且乘東南亞各國政府認為美國不可恃的憂慮，蘇俄更拉攏了各國政府與它貿易建交。以致毛共強調反美實為排俄而策動的越戰，徒使蘇俄從中兩面漁利，一旦蘇俄乘美國撤退後來到東南亞填防，這對它的威脅比美國圍堵更形嚴重。

尼克森于上台後，一方面以「越戰越化」政策，俾美軍逐步脫離越南戰場，及進軍高棉，加強對寮國胡志明小徑的轟炸，以摧毀共軍庇護所與補給線；另一方面強調「以談判代替對抗」，在訪問北平後再訪莫斯科，造成雙方都向美國爭寵，不得不從幕後促使北越認真和談。同時封鎖北越的對外及內地水陸交通，並施以毀滅性的轟炸，再由季辛吉與北越和平派領袖黎德壽在巴黎展開秘密和談，及許以大量美援使北越得以進行戰後建設。至一九六三年元月廿七日，巴黎和議終於告成。

不過在此一協議宣佈的當時，一般都認為美國祇能以此換得美軍安全撤退及共軍釋放美俘，並不能達成越戰雙方的停火。因為協定既沒有載明北越侵入越南的十二萬正規軍與美軍相對撤離，而豹斑式的就地停火，各守原防，到處都是犬牙交錯的陣地，誰也無法約束雙方守軍不會發生戰爭。由華府在和議簽署之前，迅即趕運武器使西貢部隊裝備一律汰舊換新，且擁有強大的海空軍力，可見美方亦深知北越並未因和議而放棄武裝吞併南越企圖，但認為在西貢擁有第一流裝備的一百廿萬海陸空軍的情況下，即可迫使北越不得不轉向于和平奪權。

美國在印支的和解政策，一是從幕後釜底抽薪，使毛俄都惟恐對方與美國聯合，彼此均不敢支援北越重啟戰端，使本身不能生產武器，且缺乏戰略物資的北越，在得不到俄毛大量軍援的情況下，縱使不惜揮軍再戰，也難免力不從心。對北越領導階層，則儘量促使其和平派抬頭，認為給予大量美援從事戰後建設，使這批主張和平的人，不僅可以將戰爭狂再轉化為建設熱，且可疏遠毛俄而走向東歐的羅、南路線。所以在巴黎協定簽署後不久，美國盛傳河內在親毛親俄兩派之外，另有標榜「國家共產主義」(National Communism)的第三勢力興起，他們認為北越往何處去？是北越自己的事，毛俄都不應越俎代庖^③。這已顯示美國和解政策的初步成功。

從越高寮局勢看和解政策

對寮國和高棉，依美國和解政策的構想，認為兩國都是越南的附屬戰場，也同樣是北平所製造的戰爭經由河內加工輸入。越戰和解之後，一向作為共軍庇護所與補給線的高寮戰場，便已失去了利用價值，使兩國共軍由就地停火，像越共一樣，都將忙于鞏固與建設其割據的地區。且因共黨陣營外有毛俄北越相互的鬥爭，內有各國共黨派系的分峙，更便于美國藉和解政策，促使共黨陣營內外互爭的僵持而達成和平，使之走上蘇俄的「和平聯合過渡」路線，俾由華府與三邦右派領袖，和共黨從事政治鬥爭。

三 福平失陷乃公然破壞巴黎協定

越南和平議定書中的「全國三派和解協調委員會」，在未簽署前，便被北越解釋為具有聯合政府的功能，顯示河內所追求的，是如何在西貢出現聯合政府？以統戰造成此一有第三勢力參加的委員會而有其二，並以羣眾戰迫使阮文紹下台，再以軍事戰破壞政府轄區經濟建設及社會秩序以相配合，即可達成此項企圖。寮國聯合政府的再度成立，並已確實停止了戰爭，這便是對越南高棉的示範，也是美國利用毛俄北越及寮共的內爭所形成。如果能够將寮國的和平推及越高，則美國的和解政策便有相當滿意的效果。

至美國前總統尼克森下台後，西貢方面有由天主教徒發動的反貪污運動，佛教安廣寺派亦向阮文紹政府要求和平，反政府國會議員的高唱反調，和新聞界反對新聞管制法同聲響應，以第三者自居的政客，又乘時要求和解委員會迅速組成，使此一政潮八方風起，怒潮澎湃有排山倒海之勢，其遊行示威的羣眾戰，已壓迫阮文紹總統，不得不改組政府，撤免三位軍區司令及大批軍官。共軍正于此時在各地所展開的廣泛攻擊行動，已使政府軍放棄了不少縣城。士氣民心頓陷低落，也助長了政潮的狂瀾。

一般預料河內乃乘美國白宮易主，國會大量削減對越南軍經援助的機緣，策動越南反政府的各方面興起政潮，以便開闢羣眾戰場，俾迫使阮文紹下台而實現其聯合政府的要求。至于廣泛的軍事攻勢，一在破壞政府轄區的經濟建設與交通運輸，一在促使美國國會議員相信它的嫁禍，認為共軍的蠢動，乃在報復擁有美援新裝備的西貢部隊無視于巴黎協定的進攻，更堅持減少軍援即可降低越南戰火。無異將其統戰經華府轉向西貢，所以斷不會將軍事

戰升高到顯示破壞協定乃是共軍。

上年十二月初旬，北越軍公然使用坦克部隊，發動烽火以來最凌厲的攻勢，在次第攻佔六個縣城後，再攻陷福隆省的省會福平，使福隆全省均被攻佔。高棉的戰事也跟着擴大升高，金邊既陷于四面楚歌，奈龍亦被共軍包圍得水洩不通，有朝不保夕之勢。更值得重視的，是越共南方通訊社適于此時宣稱：共軍在一九七四年一年之內，「攻克敵人（指越南政府）軍事支區和縣城十三個，佔領敵軍據點和哨所四千五百個，收復將近一百七十個鄉和一千六百個村」④。使用「攻克」、「佔領」等詞彙來形容共軍的戰果，顯然是甘冒破壞巴黎協定的罪名。在河內，也由武元甲公開警告美國：須在終止援助南越及遭受更大的失敗兩者作成抉擇的狂言⑤，更令人感到北越又將向西貢作軍事的鯨吞。

此項情勢造成的結果，使華府一面派遣助理國務卿毛奧及空軍參謀長鍾斯次第訪問越南；一面運輸軍事裝備物資對西貢部隊作緊急援助，以便加強戰力。由越南空軍在一日之內出動一百二十架次，及反攻行動的迅速展開，都不難看出華府緊急軍援對西貢部隊所發揮的作用，且福特總統聲稱將向國會要求增加對越南軍援，這都是受河內升高戰爭攻佔福隆全省之賜。而西貢正在形成狂瀾的政潮，也因共軍所發動的瘋狂進攻而中止。由佛教反政府的印光寺派年會，于十二月廿八日所發表的公報，呼籲「外來勢力須致力於真正停火」，方能達成越南的和平⑥，便不難看出河內升高越戰，在統戰戰線上是拆散了自己的陣營。

四 河內爲何升高戰局

站在河內的立場，攻佔福平，公然破壞巴黎協定，如果不是作爲揭開再以軍事席捲越南的大戰序幕，則適足以幫助阮文紹穩定政權。因爲它可以斷定美軍不會捲土重來越南戰場，但決不能否定華府對共軍公然破壞巴黎協定不會袖手旁觀，軍援數字將隨西貢所面臨的共軍的攻勢升高而增加，自爲勢所必然。這使共軍所侵據的城池，縱使不致都被政府軍反攻行動中一一收復，但亦無法從事建設及難免守軍重大傷亡。所以造成共軍有一舉鯨吞西貢的態勢，又並沒有重開大戰的準備，其結果適足以損己利人。可是北越在忙于

戰後建設的當前，處處都可看出它在短期內沒有出動大軍席捲越南的可能。

誠然北越的戰後建設，雖華府的大規模援助允諾已成畫餅，但除俄毛及其他共產國家的經技援助而外，日本民間財團已應允給予相當龐大的經援。去年十月，日本「經團聯」理事長千賀鑑曾應邀訪河內十天，與北越負責財經的副總理喬某等首領經過一連串的商談，已作成三項基本協議：（一）對北越新社會主義建設五年計劃的制訂，日方以獻議方式進行協助；（二）對北越作爲具體發展的鋼鐵、肥料工廠設備與建廠，以及拖拉機等農業機械的進口，其貸款將由日本政府 and 民間財團提供；（三）日本購買北越的鴻基無烟煤。從日本方面正在忙于此項援助北越的經建工作，即不難推知河內亦正忙于致力新五年計劃的制訂與實施。再由河內所看到的標語口號，已將先前的「一切爲了戰鬥」，「一切爲了南方」，一變而爲「一切爲了建設」，「一切爲了國防」⑦，更顯示它正謀「以建設熱取代戰爭狂」。

然而共軍升高戰爭並攻下福隆的企圖何在？有跡象顯示：乃由于毛俄及北越三角內爭所形成。河內對越共，在對外，雖儘力促使各國承認而形成獨立政權，以便和西貢分庭抗禮，但在實際上，則祇能讓越共作爲它統治南方的傀儡，一切都必須對它馬首是瞻，惟恐其離心脫幅，尤其擔心它倒向毛共。可是河內和越共的高幹從越盟抗法戰爭時代開始，同是由毛哺育而成，河內無法亦不敢阻止越共與毛共之間的直接交往。所以越共政權剛告成立，北平首先與之互派使節後，迅即給予經援，並派遣船舶直抵廣治東河港，開闢直接通航航線，不斷運送物資。⑧

據越南駐聯合國軍事代表團指控毛共以船舶運送武器彈藥直抵越共區⑨，便可見毛共一直在支援越共堅持「槍口出政權」，北越在一時無法迫使西貢與它組成聯合政府的情況下，又安能勒令它遵循「和平聯合過渡」路線而放棄戰爭？阮友壽于就任越共政權主席未及兩月，迅即應邀官式訪平一週，接着又簽訂雙方官民往來無須經過簽證的協定，顯然在使大陸與越共區的交往，彼此都已敞開了大門，無須經過北越，乃使河內不得不儘速加強「南越北越化」的措施，以免其本土陷入毛共南伸勢力的包圍圈中。

五 毛共迫使河內升高戰局

北越于巴黎協定簽署後，不顧其復員建設對人力——尤其是丁壯的不敷需求，向南方增兵移民，且驅使大批少女南下，與駐軍官兵結婚，將胡志明小徑擴建為現代化的公路，及由其本土通過非軍事區建築貫通越共區的公路幹線，再由此兩條幹線伸出若干支線形成的公路網^⑩，均顯示將經由越共、高共、寮共割據區以公路交通的四通八達，俾與北越聯成一體，再加上迅速建成的越共據區五處機場，更可使河內對南方的行動朝發夕至。若從共軍在過去以前的攻擊目標分析，大多是依照此一計劃中的公路網所經地區逐步攻佔。

因此，對河內向南方的大量增兵移民，我們不能不認為含有加速越共據區北越化的意義，且主要目標，又在阻止越共倒向北平。然而正因為北越軍民的大批湧入，其喧賓奪主的聲勢，自難免激怒越共區軍民，造成河內與越共的磨擦。由去年六月間，河內派遣其中委兼書記及宣調局長蘇友南下視察，在南越「中央局」檢討會議席上，指出贏得鬥爭勝利的，是西貢政府而非越共。他抨擊越共領導階層幹部，沒有善用時機，以致處處為敵人所乘，認定他們須調回河內懲處。以致出生南越且從抗法戰爭時便一直在南方領導鬥爭的范興，對此批評大為惱怒，遂引起一場舌戰，這便是共黨南北雙方對峙的表面化^⑪。

越共為抗拒河內的壓力，自然更加傾向毛共，這又是毛共求之不得。由于北越在首次日內瓦會議後，跟隨蘇俄和平路線埋頭建設，其結果乃使河內親俄派隨俄援的數字增加而迅速抬頭，幾使北越成為蘇俄向東南亞各國共黨陣營伸展其勢力基地，置毛共于其南北兩面箝制之中。前車之鑑，在越南和議告成之後，北平又安能容許北越再埋頭建設而放棄戰爭。籠絡越共，再藉在其羽翼之下的施亞努流亡政權名義，經由越共區與它直接往來，即可撇開河內，置高共為其直屬單位。如再促使寮國聯合政府壓迫北越軍撤離瓦瓶平原，則毛共由滇寮公路經寮國十九號公路可直達高共區，已置北越于其四面包圍中，再無法引蘇俄而自重。

毛俄與北越對印支三邦共黨的爭奪，可謂無所不用其極，寮國的停火以至聯合政府再出現于永珍，便是華府利用此三角鬥爭的僵持而予以平衡。至于北越堅拒撤出其駐寮北瓦瓶平原部隊，又是與蘇俄一致，為了阻止毛共不能由滇寮公路直達高共區。高棉無法進行和談，並不是受毛共卵翼的施亞

努不肯為高共和談代表，乃是由北越策動的「吉蔑隆多」與親俄的「赤吉蔑」，祇許打着他的旗號作戰，但不能讓他由和談帶着北平的任務回國重掌政權。共軍在高棉不斷展開攻勢，但每到金邊危在旦夕時又會轉危為安，便是由于河內不願攻佔金邊，以免無法阻止不受它駕御的施亞努回國。

六 越高共企圖倒向北平

誰也不會否認越南和平協定是美國和解政策的產品，而此種和解，又是看準了毛俄北越三方面的內爭。毛共夥同河內輸出戰爭，既然是藉反美以排俄，到面對蘇俄藉越戰而兩面漁利，已有取代美國在東南亞填防之勢時，毛共便不能不與美國和解，為華府促使北越對美軍止戰從和。蘇俄原是竭力促使北越遵從和平聯合過渡路線，其所以轉而軍援河內，正是對北平「武鬥」路線的將計就計，讓美毛演成鷸蚌之爭，以便坐收漁利。到美毛和解時，它自然樂得順從華府意願，從中促成季黎密談成功。不過這並非表示毛俄也因此停止了對印支三邦的爭奪，且比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初期尤為激烈與複雜，而北越也成為了加入角逐的一員。

照美國和解政策的估計，認為越南停火後，共黨集團的內爭將因此而益形激烈，將有利于西貢、金邊和永珍的穩定與和平。不料實事演變並非如此，就共軍此次升高越戰的過程中看：在福平失陷之前，毛共與越共之間一連串的活動便很不尋常。十二月間，越共臨時政府部長阮文孝率領代表團訪問北平，經過數度會談後，在簽訂無償經援協定時，毛共方面由李強聲稱：將遵循毛澤東指示，繼續支持越共鬥爭直到徹底勝利^⑫。

如果大家不會忘記一九六二年十月，阮文孝以南解總書記身份訪問毛共，與郭沫若等發表要求西貢組織聯合政府的共同聲明，乃有來年河內邀請劉少奇訪問而決定夥同發動越戰的前事，便不難看出此一親毛派的越共領袖再度訪問北平，當不僅是簽訂經援協定而已，同樣有迫使河內不能不升高戰爭的陰謀。而在此同時，越共另有由南解中委會主席團副主席、兼臨時政府主席黃進發所率領的黨政代表團，及國防部長陳南忠所率領的解放軍代表團，聯袂訪問高共區，在與高共實際負責人喬森潘及胡榮、胡寧等作為期五天的訪問和會談後，曾發表聯合聲明。

其中除表示在互相尊重主權與平等的基礎上，一致團結與「美帝」及其「僕從」作長期鬥爭，相互支持，並與寮共團結戰鬥。接着聲言對毛共、北韓和阿拉伯、非洲各國人民正義鬥爭的支持，但並未提及北越與蘇俄^③。實屬耐人尋味。這使我們不能不認爲一向關係頗不良的高共與越共，此一訪問，乃出于毛共從中調協所促成，亦即顯示北平將經由越共區和高共區取聯，無須由北越經手。這便無怪乎河內急于升高戰爭，企圖將其原定的以公路網使越共及高共區與北越聯成一氣的計劃，由一鼓攻佔其必須經過的地區後提前完成此項目標，雖冒破壞巴黎協定之名，亦在所不顧，當然也是對福特總統的考驗。

七 蘇俄軍援是將計就計

毛共撇開河內而籠絡越共並促成與高共攜手，其陰謀乃具有多項目標，如果北越不願接納高共的「武鬥」要求，便祇有聽任它們倒向北平直接接受毛援從事戰鬥。這是河內斷然不敢採取的途徑，所以必然要屈服于北平的迂迴壓力而升高戰爭。其實毛共由于北越一旦放棄戰爭而埋頭建設，勢必由俄援的增加導致河內親毛主戰派無法抬頭，北越又將成爲莫斯科伸展其勢力于東南亞共黨陣營的基地。越高戰爭升級，即顯示河內並未遵循「和平聯合過渡」路線一面倒向蘇俄。

從上年十二月廿一日，北越建軍三十週年紀念，大張旗鼓的慶祝大會不在河內而在北平。毛共特邀請北越派有軍事代表團抵達北平參加，另有來自越共的「解放軍藝術團」與會。由毛共副總參謀長在慶祝大會上的致詞，及「解放軍報」在當天所發表的社論，都是一致吹捧北越軍三十年來戰果的輝煌，尤其是近十年來的擊敗美軍，對弱小民族「反帝」鬥爭有極大的鼓舞與支持，以及雙方軍隊一直是血肉相連，相互幫助，並聲稱毛共軍誓必支持北越武裝部隊直到達成統一南方的戰鬥目標爲止^④。這都不難看出北平在如何鼓動北越的軍人抬頭。

很顯然，毛共脅同河內在越升高戰爭，仍然是藉反美以排俄，蘇俄縱使不能制止北越跟隨毛共的「武鬥」路線，亦斷不應該與北平一致相互對北越爭援。巴黎震旦日報既有此揭露，再證之以北越軍大量南滲及共軍發動大

攻勢的武器，都是來自蘇俄的居多，便不難看出確在助桀爲虐。何以致此？這便是由于克宮仍然是另有將計就計的陰謀。它既不能不籠絡北越，更不能聽任越高寮共因河內不願接納它們的武鬥要求而倒向北平。給予河內軍援，一面可使河內主戰派不致一面倒向北平，另一方面也加強了它對印支共黨陣營的影響力，同時又以經援使河內從事建設，使親俄和平派逐漸抬頭。

它深知越戰升高的後果，如果美國不會坐視，則北越及越高共軍爲對付美國新武器，所仰賴的俄援必較毛援爲優先。假如華府袖手旁觀，則東南亞國家在進一步看穿美國不可恃以協防的情況下，便更有利于它「亞洲集體安全體系」的推銷。何況美國斷不會不了解毛共乃支持北越升高越戰的罪魁，美毛關係勢必將由此轉入低潮，這又是它求之不得的後果。

八 結論

美國的和解政策，在印支誠然已運用了毛俄的內爭而相互向北越釜底抽薪，使越南和議告成，以及寮國組成聯合政府以來，迄未重開戰端。華府認爲美軍撤退後，共黨陣營將由于內鬥激烈而形成僵持，有利于達成全面和平。可是高棉的談判迄無法召開，越南的戰火擴大，正是由于共黨陣營內爭所使然。至于寮國表面和平的危機，則比越南高棉更爲嚴重。兩都中立化，已使永珍及鑾卜拉邦一半變色。而賓虛西省省會回寨兵變，由美國中央情報局一手訓練的反共特種部隊，居然由寮共軍支持，佔領回寨，提出解散國會、使該省中立化的要求，寮南重鎮的那曲暴民，集衆示威，企圖迫使右派部隊撤離以便該市中立^⑤。這說明右派軍民已被寮共誘脅而甘受利用，很容易使此王國全部變色。

更值得重視的，是永珍聯合政府已屈服于難民羣衆的壓力，決定讓難民還鄉。由于寮共控制區雖佔全國土地百分之六十五，但居民則祇佔全人口百分卅五^⑥，因爲大多數居民多已逃至自由區，爲不願受共黨奴役寧願放棄家園。而今難民羣起要求還鄉，顯示乃受寮共威脅利誘，亦不難窺知寮共進入自由區未及一年，對民運工作的廣泛深入，一旦大選，永珍政權誰屬？自可由此推知。這便是蘇俄「和平聯合過渡到全面解放」路線的示範。

和解政策對印支的目標，在使各國都能停息戰火，以談判代替對抗而達成和平，縱使高棉能以談判而訂結和議，越南的和平協議能够確實實施，其

結果亦不過像寮國一樣，讓共黨和平奪權。本來和解政策須由美國以鐵棒和胡蘿蔔並用，而此兩項武器都受制于國會而不能運用，此所謂和解便變成了投降的代名詞。

註①「北越內幕」，霍尼博士著。註②「匪俄在東南亞的競爭」，本刊四卷、六期，黎世芬撰。註③「雷震遠談南北越現勢」，「中國時報」，一九七三、八、九，范喬可撰。註④「美國應採變通辦法支持南越加強作戰」，「華僑日報」，本年、元、十一。註⑤「路透社」香港電，引述北越新聞社報導，一九七四、十二、廿三。註⑥「南洋商報」，一九七四、十二、

卅。註⑦「北越軍事南侵與經濟建設計劃」，「華僑日報」，一九七四、十二、廿八。註⑧「南洋商報」，一九七三、九、七。註⑨「星島日報」，一九七三、九、八。註⑩「第三越南陰影」，本刊、十二卷、十一期，拙作。註⑪「北越內閣無力大舉南侵」，中央日報，一九六四、七、十二，鄭嶺撰。註⑫香港「大公報」，一九七四、十二、廿八—廿九。註⑬香港「大公報」，本年、元、五、七。註⑭香港「大公報」，一九七四、十二、廿二—廿三。註⑮「中央日報」，本年、元、十六，駐高寮記者盧偉林撰。註⑯法新社華府電，一九七三、八、十八，引述美國防部統計。

中美洲共同市場五國的關係與動向

王建勛

壹 前言

中美洲的洪都拉斯、薩爾瓦多、尼加拉瓜、瓜地馬拉以及哥斯達黎加等五國，由於地區的經濟合作，從一九六〇至一九六九年，地區貿易逐漸增加，並且五國採取加速工業整體化發展的步驟，中美洲五國關係更為密切，外交與經濟活動頻繁。此一經常加強的連鎖經濟關係，對於他們實現政治統一的理想更趨樂觀。然而一九六九年七月，洪都拉斯與薩爾瓦多兩國，由於移民問題所引起的積怨，藉一場足球比賽而引發了戰爭。洪、薩戰爭持續有一百個小時，雙方有兩千人死亡。雖然經過「美洲國家組織」努力平息兩國爭端，但迄今尚未達成一個「和平協定」。兩國繼續僵持的局面，已阻礙「中美洲共同市場」各種計劃的進行。洪、薩戰爭以後，中美洲五國仍是依靠咖啡、棉花、香蕉、蔗糖及肉類、木材等農產品輸出為主，因受國際價格低落

的影響，各國貿易均不平衡，赤字增加，均感外匯支絀，影響經濟發展更為困難。尤其是五國意見紛歧，重建中美洲共同市場難以實現，相反的，各國紛紛修改關稅政策，自立門戶，使本地區貿易一落千丈。當前面臨國際金融的混亂，能源危機的衝擊，五國都難以獨自渡過難關。因而各國為應付難以解決的經濟問題，採取「現實政策」，乃連同巴拿馬與南美的產油國委內瑞

貳 僵持中的洪都拉斯與薩爾瓦多

拉結合。近年委內瑞拉實行左傾外交，並且礦業及石油國有化的呼聲愈來愈高，對中美洲國家可能發生影響。國際共黨無論是俄共、毛共及古巴共黨，早已向中美洲覬覦。而今國際共黨已開始利用中美洲「民族主義」情緒，向具有戰略地位的一些國家滲透，企圖乘機改變以美國為領導中心的中美洲現勢。

薩爾瓦多：薩爾瓦多是中美洲面積最小而人口密度最大的國家。在二萬一千平方公里土地上，居住有三百八十萬人，平均每平方公里有一百七十七人。又因薩爾瓦多的土地百分之九十是火山地帶，可耕地不多，只有向山谷、河谷，或沼澤地發展，人口更為集中。因而長久以來，薩爾瓦多政府為減少人口壓力，均在鼓勵向地廣人稀的洪都拉斯移民。這亦就是薩爾瓦多與洪都拉斯經常為了移民問題引起邊界糾紛，而終於導致一九六九年七月戰爭的原因。

由於自然條件的限制，近二十年來，薩爾瓦多對天然資源的支配，以及提高生產力所作的努力，尤其是農作物單位面積產量，幾達世界最高水準。當前薩爾瓦多的農產品仍以咖啡、棉花為主，咖啡佔出口總值的一半。自一